

讀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之九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建安元年 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川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爲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翻諫曰白龍魚服困於豫

且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按固陵卽西陵在紹興府蕭山縣錢塘江南岸查漬在其西高遷亭當查漬口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別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贏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聚祇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祇而成於峻按兵亂以後荒田則常可爲救荒之備變卽以爲霸業之基

二年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

羽故羽雖彊終爲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

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胡氏曰紹攻公孫瓚而操乘間東取呂布操擊劉備而紹不能襲許此其所以敗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惟韓遂馬騰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眾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尙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泰山賊帥臧霸襲琅邪相蕭建於莒破之霸得建資實許以賂呂布而未送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布不從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所將七百餘兵號令整齊每戰必克名陷陳營布後疎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奪其兵以與續及當攻戰則復令順將順亦終無恨意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三年 曹操圍張繡於穰會袁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眾追之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眾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眾破繡必矣及到安眾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它日或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過吾歸

師而與吾死地

胡氏引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

吾是以知勝矣繡之

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

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兵勢有變

胡氏曰言兵勢無常

審知其變則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

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

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

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

破將軍必輕軍速進聞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

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按安眾縣今南陽府鎮平縣東南在鄧州之穰縣東北操還許所必由也

曹操欲自擊呂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

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

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眾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操

與劉備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待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蹙著泗水中操遣布書爲陳禍福布懼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布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布乃止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



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奈卿妻于何宮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爲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胡氏曰操厚陳宮之家而之妻于可保其無能爲也按彭城今徐州府下邳今邳州在徐州東北一百五十里泗水自沛縣逕徐州至邳州合沂水東入淮胡氏曰泗水東南流過下邳縣西沂水南流亦至下邳縣西而南入於泗故併引二水以灌城水經注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沂水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張良遇黃石公處也操於此處引沂泗灌城是也

四年 袁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厯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

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

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

胡氏曰使紹能用授言曹其殆乎

郭圖審配曰以

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彊眾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

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

先滅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

瓚坐而受攻者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許下諸將聞紹將

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

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壹土地雖廣糧食

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苟或曰紹兵雖多而濫不整田豐剛而

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

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入

月操進軍黎陽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按胡氏引章懷太子及水經注通典諸文以

釋官渡今開封府中牟縣北十二里也地臨汴水卽今之大河

揚州賊帥鄭寶欲略居民以赴江表以淮南劉曄高族名人欲劫之使唱此謀曄患之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要與歸家寶來候使者曄畱與宴飲手刃殺之斬其首以令寶軍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其眾數千人皆讐服推曄爲主曄以其人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眾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胡氏曰謂先無名位爲之資也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以相與耳胡氏曰天下役亂之時設有法勳以袁術部曲眾多不幸爲眾推當以劉曄爲法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偕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彊僞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寶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

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勳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勳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黃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勳還至彭澤孫賁孫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沂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勳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

上繚今南康府建昌縣西南海昏即建昌縣彭澤縣今屬九江府皖城今安慶

府懷甯縣疏沂胡氏云地近西塞則今大治縣也沙羨今江夏縣

五年 曹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胡氏引孫子兵法曰凡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

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忤紹紹以爲沮眾械繫之

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畱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雖可還紹

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胡氏曰三軍以氣爲主氣奪則其軍不振初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畱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其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畱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

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  
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按白馬縣今衛輝府滑縣在漢大河之南延津在其西南

初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讎策性好  
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  
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  
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  
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  
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  
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甯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令  
上馬使出巡軍周瑜自巴邛將兵赴喪遂畱吳以中護軍與張  
昭共掌眾事巴邛今江西臨江府峽江縣



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眾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

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

紹不從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胡氏引

名曰櫓者露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胡氏引賢曰操

上無覆屋也乃爲霹靂車胡氏引賢曰以其發石聲烈震發石以擊紹樓皆

破紹復爲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操眾少糧盡與

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胡氏引賢曰致猶至也兵彧報曰

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

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

閒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

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

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

數千乘至官渡荀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晃與史渙邀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會攸家犯濫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旣入坐謂操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胡氏曰據水經烏巢澤在陳留酸棗縣東南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

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閒道出人  
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  
益備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  
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  
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  
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  
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  
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  
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  
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郭圖慙  
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  
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

之於是紹軍驚擾太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眾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沮授不及紹渡爲操軍所執操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殲孤猶不能自保况眾人乎胡氏曰此光武安反側遠若合符節按陽武舊在大河南今在大河北胡注云烏巢在酸棗縣今延津縣也去紹軍遠矣

九年 袁尙攻袁譚於平原畱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

至洹水蘇由欲爲內應謀泄出奔操操進至鄴爲土山地道以

攻之五月操毀土山地道鑿堦圍城周回四十里胡氏曰土山

知非急攻可拔故鑿堦圍城絕其內外以久困之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

爭利操一夜潛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俄死者過半秋七月尙將兵萬餘人還救鄴未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

主簿鉅鹿李孚入城孚斫問事杖繫著馬邊

胡氏曰問事卒也主行杖猶伍伯之

類問事杖問事所執杖也

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自稱都督歷北

圍循表而東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前

至南圍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

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

胡氏曰不先經操營前則守圍者必疑不可得而收縛圍亦不

可開矣孚之來也其定計固指從章門入也

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

方且復出

胡氏曰操知其復出非不欲嚴爲之防也蓋孚知所以得入之由服其多智有不可得而防者也

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簡別數

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隨輩

夜出突圍得去向兵既至諸將欲避之操曰尙從大道來當避

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

胡氏曰從大道來則人懷救根本不顧勝敗有心死之志循山而來

則其戰可前可卻人有依險自全之心無同力致命之意操所以料尙者如此兵法所謂觀敵之動者也

尙果循西

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爲營夜舉火以示城中  
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尙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  
尙亦破走操復進圍之尙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尙印綬節鉞  
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  
矣幽州方至胡氏曰謂袁熙也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  
配兄子榮爲東門校尉八月戊寅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  
中操兵生獲之辛評家繫鄴獄辛毗馳往欲解之已悉爲配所  
殺操兵縛配詣帳下毗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  
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  
日能殺生我邪有頃操引見謂配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  
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  
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遂斬之臨行刑此

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也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

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

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按濟南府平原縣在彰德府臨漳縣故鄆縣之

東操由林縣之恒水進攻之鄆城在漳南岸灌城引河在趙

閱馬臺西鄆城西北也滏水在鄆西舊入漳水中山今定州

十二年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尙亡虜耳夷狄貪而無

親豈能爲尙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

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

備卒破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尙兄弟生存今

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尙因烏桓之資招其

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

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

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  
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  
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袁紹數  
遣使召田疇於無終疇皆拒之及操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  
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出今曹公使一來  
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隨軍次無終時  
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渾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  
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  
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  
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尙有微逕可從今虜將以大軍  
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  
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賜頓可不戰而禽也操



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噉將其眾爲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厯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操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前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尙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其眾尙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尙熙首不煩兵矣乃引兵還康果斬尙熙送其首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尙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尙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

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  
難言之以五百戶封田疇爲亭侯疇曰吾始爲劉公報仇率眾  
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操之北伐也劉  
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  
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  
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胡氏曰豪傑之言故自與常人不同水經注曰自無  
終東出盧龍塞又東越青涇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  
趣平岡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故田疇引軍出盧龍塞  
塹山塹谷五百餘里逕白檀厓平岡登白狼山望柳城也按平  
岡縣今承德府平泉州豹河間地盧龍非縣名乃遵化州喜峯  
口外塞名也柳城在今土默特右翼旗無終今玉田縣白檀今  
承德府灤平東南非縣也徐無山今遵化州西北馬蘭關東白  
狼山今名布祐圖山在建昌縣鮮卑庭時  
蓋在今喀喇沁中旗故去柳城二百里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  
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

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胡氏曰備以梟雄之才聞徐庶一言三枉駕以見孔明此必庶之材器有以取重於備備遂信之也庶自辭備歸操之後寂無所聞今觀其捨舊從新之言質天地而無愧則其人從可知矣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

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  
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  
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  
業可成漢室可興矣胡氏曰所謂俊傑者量時審勢見畫備曰定於胸中倘非其人未易與之言也  
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  
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  
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  
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嘗謂孔明爲臥龍士元爲鳳雛德  
操爲水鑑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胡氏引漢晉春秋曰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

西二十里  
號曰隆中

十三年 初巴郡甘甯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  
事甯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眾散并受其禍胡氏曰聚而不用其禍必

至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  
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甯善射將  
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甯如初祖都督蘇飛  
數薦甯祖不用甯遂亡奔孫權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  
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勢也胡氏曰謂在吳  
之西據上流之  
勢甯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圖之之  
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  
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其破可必一破祖軍  
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舉酒  
屬甯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  
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胡氏曰釋名曰船狹而  
長曰蒙衝以衝敵船挾守沔口  
以枘間大紲繫石爲碇胡氏曰落機也中作器索上有千人以弩

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襲身以刀斷兩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呂蒙勒前鋒親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

胡氏曰應劭曰沔水自江夏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江夏郡而入於江蓋指夏水

入江之地爲夏口今漢陽縣

曹操使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皆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遼在長社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三將任氣多共不協操使司空主簿趙儼并參三軍每事訓諭遂相親睦

按長社今長葛縣潁陰今許州東北陽翟今禹州

九月曹操至新野劉琮舉州降以節迎操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官屬朱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備將其眾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眾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劉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聞將軍既

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卽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眾輜重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摘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河遇劉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按樊城在襄陽府北

據漢水爲鎮南郡治荊州府江陵縣當陽長坂今當陽縣東南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  
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  
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  
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  
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  
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  
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  
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  
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  
事勢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  
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  
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

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  
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  
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  
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  
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  
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  
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  
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  
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  
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  
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

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胡氏曰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操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

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

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  
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  
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  
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入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  
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  
萬且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尙懷孤疑夫以疲病之  
卒御孤疑之眾胡氏曰言新附之人心懷孤疑未能出死命而爲之力戰也眾數雖多甚未  
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  
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  
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  
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  
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

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  
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口  
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  
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  
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  
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  
軍眾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  
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  
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  
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杜佑曰蒙衝以生牛皮蒙  
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左  
右有弩窗牙突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速疾  
乘人之所不及非戰之船也國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  
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  
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幟旛金鼓此戰船也走舸船上

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淪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畱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胡氏曰水經注江水過鄆縣北而東流右得樊口正相對郡國志鄆縣屬江夏郡孫策破黃祖於此改曰武昌今壽昌軍是也通鑑以爲孫權所改按今武昌府武昌縣卽鄆縣樊口江浦也柴桑今九江府德化縣西南九十里之柴桑夏口胡氏引前書地理志曰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水水經注

曰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亦沙羨縣治蓋齊梁之魯山城今之漢陽軍卽其地所謂漢口也蓋本在江北自孫權取對岸夏口之名以名之而江北之名始晦按卽漢陽縣也赤壁胡氏引水經注江水自沙羨而東右逕赤壁山北郡縣志赤壁山在蒲圻西百三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卽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船處武昌志曰曹操自江陵追劉備至巴邱遂至赤壁遇周瑜兵大敗取華容道歸赤壁山在今嘉魚縣對江北之烏林巴邱今巴陵華容今石首也黃州赤壁非是按此言赤壁甚明晰在今武昌府嘉魚縣東華容則荊州府監利縣也

孫權使威武中郎將賀齊討丹陽黥歛賊黥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厯山四面壁立不可得攻軍住經月齊陰募輕捷士於隱險處夜以鐵戈拓山潛上縣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令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大驚守路者皆逆走還依眾大軍因是得上大破之按黥歛今縣名林厯山在祁門縣西八十里皆屬徽州府漢魏間其地稱險今不然者昔時老林深箐人不敢入今則人煙聚處皆成康莊也

十四年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



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眾莫不寒心雖斬將搃族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按

婁今商城縣東北

十五年 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潯陽與蒙議論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卽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

友而別

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

道書云可以助化爲其將區景所殺

胡氏曰據史自賈琮以前皆爲交趾刺史未得爲交

州晉志永和九年交趾太守周敞求立爲州胡議不許即拜敞爲交趾刺史建安八年張津爲刺史士變爲交趾太守共表立

爲州乃拜津爲交州牧

十六年馬超韓遂候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

等十部皆反其眾十萬屯據潼關曹操自將擊超等議者多言

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

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

胡氏曰在我而不在敵故可以制勝此未

易與常人言也

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

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圍月操自潼關

北渡河兵眾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

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  
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  
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坂渡西河循河爲浮  
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  
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  
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  
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計  
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  
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  
前後重沓旣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  
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胡氏曰二  
離之也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

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犇涼州楊秋犇安定諸將問操曰  
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焉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  
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  
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  
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將之  
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胡氏曰兵法先爲不可勝  
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  
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  
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  
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  
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胡氏曰當此之

時關西之兵最爲精強而破於操者法制不一也潼關在宏農  
華陰縣水經注曰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晉所  
謂桃林之塞秦所謂陽華是也蒲阪津在蒲阪縣西河西卽唐  
之蒲津關前書渭水至船司空入河後漢省船司空屬華陰縣  
渭口之東卽潼關也按潼關今潼關縣東南四里蒲阪津  
在山西卽蒲津關渭口今同州府華陰縣東北五十里  
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  
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爲  
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戴以爲州主會曹操  
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  
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  
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  
疆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  
西黃權諫曰劉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  
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

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從事  
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法正至荊州陰獻  
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  
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  
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  
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爲水  
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誦吾以忠每  
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  
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  
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  
爲然乃畱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畱營司馬備將步  
卒數萬人入益州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

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  
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  
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龐統曰今  
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  
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  
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  
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按廣漢今潼川府遂寧縣  
治江州縣屬巴郡涪縣屬廣漢郡墊江水蓋即涪內水也庾仲雍  
曰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白水關在廣漢  
白水縣劉璋置軍屯守即楊懷高沛之軍也杜佑曰梁州金牛  
縣漢葭萌縣地縣南有故白水關按在今保  
甯府昭化縣西北昭化縣即漢葭萌縣也

十七年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爲治所及劉備  
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爲

建業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  
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  
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按吳晉六朝皆都江甯府城東北隅其地卽今臺城是也北臨  
元武湖卽今後湖粵匪之亂臺城加高六尺野人牧豎尙檢得  
赤烏年舊甃也秣陵縣治在其南六十里今秣陵關亦遭賊燬  
矣舒桐諸山水滙爲巢湖湖尾間入江處今日裕溪河河東屬  
今巢縣有濡須山西屬今無爲州有七寶山河流南山開大石  
橫亘爲石梁最爲險要吳魏以此分界故吳人緣河因山勢作  
塢壁形如偃月日濡須塢立關其上日東關帶以長隄日東興堤

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  
劉璋旣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  
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胡氏曰卽白水關頭也聞數有賤諫  
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  
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旣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



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  
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  
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  
書曰孫氏與孤本爲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  
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  
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  
爲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  
張松書與備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  
太守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  
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  
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夔州府奉節縣  
西涪城今涪州

胡氏曰此用龐統之  
中計也按白帝城在

十八年 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被孫權江西營胡氏曰大江東北流故自歷陽至濡須口皆謂之江西而建業謂之江東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眾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初曹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爲孫權所略欲徙令近內以問揚州別駕蔣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以來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旣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廝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淝以南惟有皖城濟後奉使

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

按燕縣南燕國也今天津

縣白馬縣今滑縣皆屬衛輝府廬江九江廝春廣陵皆東渡江

合觀以南惟有皖城則東自揚州西迄蘄州北至固陵惟合肥

懷甯二縣此外皆成邱墟由此以迄隋初江北淮南道生荆棘蓋此乃南北之歐脫也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

兵不滿萬士眾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

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

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

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

遣其將劉瑣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縣竹懿請

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縣竹諸軍嚴觀亦率

其眾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瑣張任與璋子

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

胡氏曰鴈江軍在雒縣南

敗任死

按巴西今保南府梓潼縣今屬縣州皆出白水關西南

都矣雒縣

今漢州又過縣竹而距城九十里矣

初曹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  
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  
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  
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眾張魯復遣大  
將楊昂助之凡萬餘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  
韋康遣別駕閭溫出告急於夏侯淵胡氏曰夏侯淵時屯長安外圍數重溫  
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超兵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使  
告城中云東方無救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  
中皆泣稱萬歲超雖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溫冀其改  
意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

殺之已而外救不至韋康及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爲使君守此城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操使夏侯淵救冀未到超來逆戰淵引軍還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阜外兄天水姜敘爲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城阜見敘及其母歔歔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貴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超彊而無義多讐易圖耳敘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

胡氏曰姜敘字伯奕楊阜字義山

人誰不死死

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爲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敘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

人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使爲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爲質  
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  
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况一子哉九月阜與敘進兵入鹵城  
昂奉據祁山以討超超聞之大怒趙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擊之  
超出衢與梁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  
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  
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又殺趙昂之子月楊阜  
與超戰身被五創超兵敗遂南奔張魯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  
一人賜楊阜爵關內侯

按冀州今伏羌縣歷城今成縣之建安  
今遼縣東南  
西和縣北也

十九年 初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  
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

胡氏曰收熟謂稻成熟  
而收之也有糧則可以

增宜早除之閏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  
治攻具及土山必懸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  
吾乘雨水以入若畱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  
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  
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甯爲升城督甯手持練身緣城爲  
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  
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旣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  
權拜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胡氏曰夾石在今安慶府桐城縣北四十七里今名西峽山  
諸葛亮畱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胡氏曰巴東  
記曰初平六年趙韙分巴郡安漢以下爲永甯郡建至江州破  
安六年劉璋以永甯爲巴東郡唐夔州開州之地也  
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旣至何以不降而敢拒  
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

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  
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爲飛定巴  
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爲流矢所中卒法正賸與劉  
璋爲陳形勢彊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  
意思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  
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  
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甯督郵李恢往說之胡氏  
志後主建興三年改益州郡爲建甯郡恢此時超遂從武都逃  
蓋爲益州郡督郵史因後改郡名而書之耳入氏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  
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  
說劉璋時城中尙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  
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



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胡氏曰凡城中公私所有金銀悉取以分賜將士至於穀帛則各還所主也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益州太守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美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按巴東今夔州府自荊州入川之門戶也江州則過夔而西至重慶

府巴縣今巴郡卽治江州今江陽今瀘州健爲今嘉定牧州  
二府等地巴西今保甯府德陽今潼川府遂甯縣東南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尙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  
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  
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  
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  
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  
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  
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  
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胡氏曰孔子曰  
猛孔明劉備以零陵蔣琬爲廣都長琬政寬則濟之以事不治時又沈醉備  
其知之其知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

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

乃不加罪

按廣都今華陽縣東南

二十年

曹操自將擊張魯至陽平張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

不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橫山築城十餘里初操承涼州從

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

守也信以爲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

意攻陽平山上請屯山峻難登旣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軍食

且盡操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會前軍夜迷惑誤入張衛別

營營中大驚操進兵攻衛衛等夜遁張魯聞陽平已陷乃犇南

山入巴中

胡氏曰今興元府古漢中之地也興元之南有大行路通於巴州其路險峻三日而達於山頂其絕高處

謂之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孤雲兩角二山名也今巴州漢巴郡

宕渠縣之北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謂之中巴巴之北境有

米倉山下視興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

元寶孔道也

意未得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  
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之丞相  
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  
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  
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隨復望蜀  
耶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  
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  
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  
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  
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  
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胡氏曰七  
以達謂之小定曄蓋窺觀備之守蜀乃還按賜平關卽白馬關  
有不可犯者故爲此言以對操焉耳  
乃還在漢中府西縣西北

巴中今保甯府

八月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操之征張魯也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胡氏曰操以遼典勇銳使悌文吏也使勿得與戰諸將以眾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願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

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  
曰將軍棄我乎遼復前突圍拔出餘眾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  
氣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  
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甘甯與呂蒙等力戰  
并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權乘駿馬上津橋橋  
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  
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  
得免

按吳魏以巢湖爲界吳攻魏則圍廬州府合肥逍遙津在合肥東

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  
爲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  
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  
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

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南鄭

按重慶府巴郡也夔州巴東保甯巴西也宕渠今綏定府渠縣

二十二年

孫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朱然徐盛等皆在

所部以秦寒門不服權會諸將大爲酣樂命秦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秦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權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

胡氏曰周

秦傳權住宣城忽略不治圍落山賊卒至權始上馬賊鋒刃已交秦投身衛權身被十二創是日微秦權幾危又從討黃祖拒

曹公攻曹仁皆

有功故委之坐罷住駕使秦以兵馬道從鳴鼓角作鼓吹而

出於是盛等乃服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懼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

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  
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  
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  
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按

辨今階  
州成縣

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甯亂非眾不濟而  
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  
銳胡氏曰言可大爲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  
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胡氏曰東  
新都會疆者爲兵贏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  
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  
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



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願人不能爲耳

二十三年 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爲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卽真初犍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尙在蜀郡而祇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二十四年 夏侯淵戰雖數勝曹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

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及益州刺史趙雲張郃引兵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爲督軍杜襲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眾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於操操善之遣使假郃節復以淮爲司馬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

胡氏曰斜

谷道險操恐爲備所邀截先以

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

軍遮要害之處乃進臨漢中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

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  
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  
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  
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  
死者甚多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爲膽  
也胡氏曰言其膽大能以孤軍亢操大兵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夏五月  
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操恐劉備北取武  
都氏以逼關中間雍州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  
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使既之武  
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胡氏曰操蓋已棄武都而  
氏亂華自此始劉備遣宜都太守扶風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房陵  
太守蒯祺又遣養子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

軍與達會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

按定軍山在漢中府沔縣東南斜谷在鳳

翔府郿縣房陵今房縣上庸今竹山皆屬鄠陽府

二十五年

魏王丕以安定太守鄒岐爲涼州刺史西平麴演

結旁郡作亂以拒岐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皆自稱太守以應演武威三種胡復叛武威太守毋邱興告急於金城太守護羌校尉扶風蘇則則將救之郡人皆以爲賊勢方盛宜須大軍時將軍郝昭魏平先屯金城受詔不得西度胡氏曰金城與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毀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眾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彌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

威降其三種胡與母耶興擊張進於張掖麴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實欲爲變則誘而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黃華懼乞降河西平

按建安中分置

西平郡今西甯府是也涼州在其北張掖在涼州西酒泉又在張掖西金城治今蘭州府皋蘭縣

讀史兵略卷之十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昭烈帝章武元年 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翊軍將軍趙雲  
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不  
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  
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  
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眾帝皆不聽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  
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  
恤軍人帝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  
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  
順流奔孫權帝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於巫

進兵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爲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

按至今巫山縣秭歸今歸州

涼州盧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魏主召鄒岐還以京兆尹張既爲涼州刺史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胡七千餘騎逆拒既於鷄陰口既揚聲軍從鷄陰乃潛由且次出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十一月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

戰敕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河西悉平

按鷓陰口今靖遠縣且次胡氏以爲靖遠之西武威涼

州府首縣顯美今永昌縣在涼州西

二年 帝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帝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領軍於夷道猗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閒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帝自佷山通武陵使侍中襄陽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



夷授以官爵遂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  
爲大督張南爲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帝遣吳  
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謫  
且觀之帝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  
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  
國之關限胡氏曰自三峽下夷陵連山疊嶂江行其中迴旋湍  
激至西陵峽口始漫爲平流夷陵正當峽口故以爲  
吳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  
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  
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  
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  
以爲念也閏月遜將進攻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  
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

曰備是猾虜更當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

胡氏曰言一拔營之頃而兵也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別將杜路劉甯等窮逼請降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逼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夜遁驛人自擔燒燒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帝大慙悲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

胡氏曰依險行兵敵扼其衝情見勢屈敵乘其懈至於失師此非天也將軍義陽傅彤爲後殿兵眾盡死彤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沂江而退眾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

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爲敵之走也亦死之初吳安東中郎將孫  
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被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  
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眾心城牢糧足  
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圍兵  
果潰初諸葛亮與尙書令法正好尙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  
奇正智術及帝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  
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胡氏曰觀孔明此言不以漢  
漢主忽盛而不可阻且得上流可以勝也兵勢帝在白帝徐盛  
無常在於觀變出奇故曰孝直在必不傾危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  
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眾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  
心謹決計輒還胡氏曰曹公不追關羽陸遜不再攻劉備其初  
魏主聞帝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

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

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按夷道今宜都縣  
號亭在縣北巫陵

在巫山縣建平今歸州夷陵今宜昌  
府馬鞍山在其境白帝城夔州府也

魏主欲遣侍中辛毗尙書桓階往吳盟誓并責任子吳王辭讓  
不受魏主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  
不可倉卒制也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  
東將軍臧霸出洞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  
南大將軍夏侯尙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吳建威將  
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  
將軍楊榮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吳王以楊越  
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十一月曹休在洞口自  
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

念魏主恐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  
憂色非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  
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  
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苟霸等不進休意  
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會  
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纜纒悉斷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  
數吳兵迸散魏主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  
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廬戰死吳將孫盛督  
萬人據江陵中洲以爲南郡外援按洞口胡氏據張遼賀齊王  
凌及譙王尙之諸傳以爲在  
歷陽江邊疑今東溝在六合縣自合肥順滁河出江也濡須自  
裕溪口出江江陵中洲胡注以爲卽百里洲其洲自枝江縣西  
至上明東至江津江津北岸卽江  
陵故城據此是在江陵縣西南

三年 魏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吳朱

桓分兵赴之既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耶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尙不足憂况仁等耶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日油船蓋以牛皮爲之外施油以并水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畱橐皋爲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

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初  
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  
餘愚以爲可任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眞等圍江陵破  
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尙擊卻之江陵中外  
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眞等起土山鑿地道立  
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  
閒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  
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爲內應然覺而殺  
之時江水淺陜夏侯尙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  
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  
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  
無險猶尙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

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陋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惑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尙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惟陛下察之魏主卽詔尙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尙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魏主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悉召諸軍還按胡氏引杜佑以爲義溪巢縣西北秦阜嶺渚中在江陵城東北

帝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尙書令李嚴爲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帝詔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帝崩於永安諡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爲中都護留鎮永安五月太子禪卽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胡氏曰參署謂所行之事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胡氏曰違異也覆審也難於違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胡氏曰徐庶字元直董和字幼宰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

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  
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  
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  
者亮主簿義陽胡濟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容直入諫曰爲  
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  
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  
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  
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  
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  
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  
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  
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容

卒亮垂泣三日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  
附於吳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永昌  
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  
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皆叛應  
闓丞相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  
食足而後用之

按益州今雲南省永昌今爲府牂牁今貴陽遵義等府越雋今甯遠府及越雋廳

尙書義陽鄧芝言於丞相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卽尊位宜遣大  
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  
其人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冬十月  
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  
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  
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

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帝禪建興二年 吳使張溫來聘自是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主每與帝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每令改定以印封之帝復遣鄧芝聘於吳吳主謂之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吳王大笑曰君之

誠款乃當爾耶

魏主如許昌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  
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  
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修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  
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魏主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  
子孫耶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不從爾尙書僕  
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  
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自  
石頭至於江乘胡氏曰植木於內以蘆葦遮其外爲疑城假樓今淮甸諸郡城敵樓皆以蘆葦遮護之聯  
綿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魏主  
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御龍舟暴  
風漂蕩幾至覆沒魏主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

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眾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暉曰  
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  
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乃旋師是時曹  
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中領軍衛臻曰權恃長江未  
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所作也按許昌今  
在扶溝縣至陳州府入潁潁河至潁上縣入淮壽春卽壽州在  
淮水南岸此水道也自此如揚州步道也江乘在句容縣北其  
北岸卽揚州府儀徵縣

三年 丞相亮率眾討雍闓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  
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  
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  
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  
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

願公服其心而已

胡氏曰此馬謖所亮納其言至南中所在戰

捷亮由越嶲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庾隆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

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牁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閭餘眾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旣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嶲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畏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一定夷漢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

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

世夷不復反

滇池胡氏曰池周迴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未更

昆明縣南其下流入金沙江以多石積故淺狹也

八月魏主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尙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寒冰舟不得入江魏主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逕路夜要之魏主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畱兵屯田蔣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從之車駕卽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畱船付濟船連延在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蹠船令聚豫作土豚

胡氏曰目錄作土豚廣韻作土塊注云以草裹土築城及



鎮水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乃得還入淮自譙循渦也州東南循蒙城懷遠而至鳳陽也廣陵故城謂之蕪城在揚州府城北魏舟滯於高郵寶應之間故曰東近湖北臨淮精湖一作津湖在寶應縣界

四年魏主還洛陽謂蔣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

吳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吳王報曰甚善令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胡氏曰末廣五寸爲伐二伐耦爲耦注云並兩耦而耕也雖未及古人亦欲令與眾均等其勞也按亂離有草萊此富國之本也

吳交趾太守士燮卒吳王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變交州刺史呂岱以交趾絕遠表分海南三郡

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

胡氏

日海南三郡交趾九真日南也海東四郡蒼梧南海鬱林合浦也

遣良與時南入而徽自署交

趾太守發宗兵拒良

胡氏曰自漢末之亂南方之人率宗黨相聚爲兵以自衛

良畱合浦交

趾栢鄰變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合宗

兵擊不克呂岱上疏請討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往或謂

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

計未知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畱不

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

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岱以變弟子輔爲師友從事遣往說

徽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岱皆斬之徽大將甘醴及栢治率吏

民共攻岱奮擊破之於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

按交趾今越南國合

浦縣屬廉州府廣州府今廣東省會兵貴拙速不聞巧遲

五年 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畱  
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  
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  
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  
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  
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  
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  
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  
眾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

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

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稗尤等之慢以章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北陽平石馬亮辟廣漢太守姚伉爲掾伉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尙今姚掾並有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

按沔北漢中府沔水之北也陽平關在西北石馬依注作白馬爲是在

沔縣西北卽陽平關也姚伉進士人

才所以濟時有而不用適以資敵魏主聞諸葛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

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魏主乃止

初孟達既爲魏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尚皆卒達心不自安丞相亮聞而誘之達數與通書陰許歸蜀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儀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

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

向西城安橋木關塞以救達

胡氏曰蓋吳兵向安橋而蜀兵向木關塞也

懿分諸將

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

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閒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

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

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西城即魏興郡今興安府安康

縣也安屬在其西北木關塞在洵陽縣東南新城郡今鄖陽府易縣在興安東南按孟達於次年正月爲司馬懿所殺附記於此

六年 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楸主

屠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

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楸聞延奄至必棄城

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

食也

胡氏曰魏置邸閣於橫門以積粟民聞兵至必逃散可收其穀以周食

比東方相合聚尙二

十許口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

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

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胡氏曰由今觀之皆以亮不用延計爲怯

延計者知魏主之明略而司馬懿輩不可輕也

亮欲平取隴右且不獲如志况欲乘險僥倖盡定咸陽以西耶

亮揚聲

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爲疑兵據箕

谷魏主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

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帝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

豫而卒聞亮出上下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

響震魏臣未知計所出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

之西拒亮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亮深加

器異昭烈帝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



亮猶謂不然以謾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謾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謾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謾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謾之未敗也裨將軍巴西王平連規諫謾謾不能用及敗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亮旣誅馬謾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

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亮上疏請自貶三等帝以  
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斂眾  
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爲鎮軍將軍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  
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  
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  
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須十  
月爲冬賜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  
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  
胡氏曰謂兵之勝敗在將也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  
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  
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  
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

忘其敗矣

胡氏曰善敗者不亡此之謂也美維之敗則不可復振矣

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

軍姜維詣亮降亮美維膽智辟為倉曹掾使典軍事曹真討安

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

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

按褒中今漢中府褒城縣東北自此由雷壩驛折而東循秦嶺秦嶺太白

別支也其嶺橫亘西東在褒城南鄭城固洋縣之北又折而北

遂至西安府古長安也子午谷在西安府南抱龍谷西而南直

秦嶺若從斜谷則由褒中北歷鳳縣寶雞而至郿縣之西隴右

在鳳翔以西箕谷胡注以為褒縣北十五里即所謂陳倉之南

也天水今秦州南秦州秦安縣東武侯蓋以疑兵據箕谷若達

皆隴右也街亭今秦州秦安縣東北行出兩當徽縣以達祁山也赤

斜谷向郿者而軍由鳳縣西北行出兩當徽縣以達祁山也赤

岸在褒城北注云置庫於此以儲軍資蓋庫必近水以便轉運

此泝褒水至赤崖以便向西陸運也後吳王使鄴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聞知者

胡氏曰所謂令譎挑揚州牧曹休胡氏曰魏揚州只得漢之九出從陳倉謂由褒水而北順斜水至郿

之地多為

魴乞遣親人齎賤以誘休言被譴懼誅欲以郡降北

求兵應接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飭魏主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秋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爲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琮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眾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可盡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爲不可乃止魏尙書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鞋地也

胡氏曰言其地險師行由之爲所冒挂進退不可也孫子地形篇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我可以往

彼可以來曰通可若入無疆口

胡氏曰無疆口在夾石東南

宜深爲之備

龍表未報休與陸遜戰於石亭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並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飭魏主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吳人望見逵軍驚走休乃得還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及休敗賴逵以免

按東關即濡須口吳所築城也夾石在安慶府桐城縣胡氏曰九域志桐城縣北有挂車嶺石亭在潛山縣東北

丞相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

爲疑胡氏曰因祁山之亮上言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

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

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

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

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偏

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以爲非計今

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胡氏曰疲於西謂祁山縣祁山之師也兵法

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

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

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

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  
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  
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  
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胡氏曰困於南陽謂  
險於烏巢謂攻袁紹將淳于瓊時也偏於黎陽謂攻袁譚兄弟  
時也幾敗伯山謂與烏桓戰于白狼山時也殆死潼關謂與馬  
超戰時也危於祁連當考或曰圍袁尙於祁連山時也况臣才弱  
僞定者言雖定一時之功而有心於篡漢故曰僞况臣才弱  
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  
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胡氏  
霸昌霸也操累攻不下後命于禁擊斬之四越巢湖不成謂攻  
孫權也李服蓋王服也與董承謀殺操被誅夏侯謂夏侯淵守  
漢中爲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竊下何能必勝此  
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王  
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

資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之精  
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  
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  
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胡氏曰亮意欲及魏與吳欲以一州之  
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  
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  
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  
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  
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  
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亮使郝昭鄉  
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  
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



必死耳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壑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救之魏主召張郃於方城使擊亮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

胡氏曰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尚論其才則全城卻敵者其才非優於攻者也客主之

勢異耳故曰用兵之術攻賊最下按出敵關向陳倉此裏斜正路今驛道也

七年 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來告朝臣以爲交之無益而

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數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雖我必深當更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尙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胡氏曰和則雖傾國北伐不須東顧以備吳而魏蜀與吳河南之眾欲出備吳不得盡西以抗蜀兵權僭逆之罪未宜明

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充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爲界八年魏曹真請由斜谷入寇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魏主從之使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魏主從羣議真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之胡氏曰詔以議下真將與師送以詔爲據而行丞相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少府楊阜上疏曰諸軍始進便有

天雨之患稽閔山險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  
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  
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散  
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  
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  
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眾迫而不展  
糧遠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  
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  
九月魏召曹真等班師按成固卽城固縣屬漢中府胡氏曰赤  
魏兵拆漢水及從子午道入者皆會  
於城固故於此待之按洋州今洋縣

九年 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更名平亮帥諸軍  
圍祁山以木牛運胡氏曰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  
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藏多而行少宜可大用

不可少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眾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郃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阻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費曜等微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

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

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

何平於南圍胡氏曰無當監蜀軍部之號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

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

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

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脅而卒按祁山在今西和縣西北雍今

鹵城在秦州西木門山亦在州西南

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

不繼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胡氏曰喻以後主

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

殺督運岑述以解己不辦之責又表帝說軍偽退欲以誘賊亮

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

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爲中郎  
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吾與君父子勦力以獎漢室表都護典  
漢中委君於東關謂至心感動始終可保何國中乖乎若都護  
思負一意君與公珍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  
戒明吾用心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爲吾說正方腹中  
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  
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衛尉南陽陳震  
也梓潼縣今屬縣州

十年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魏主使汝南太守田豫督  
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東萊浮海陸道  
自遼西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  
輕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爲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

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孝不乏職  
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  
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不聽豫等往皆無功

吳陸遜引兵向廬江魏人以爲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  
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尙欲誘  
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  
之夜遁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  
遠壽春胡氏曰魏揚州治壽春距合肥二百里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  
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  
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  
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既示天  
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



無限必淮北爲守

胡氏曰齊言望風移戍吳必魏主未許寵重劫略無限將限淮以自守也

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

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

城卻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

生於內矣尙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

陽宜口注以爲卽陽泉口今霍邱縣

也西

十一年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奉表稱臣於吳吳

主大悅爲之大赦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

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爲燕王舉朝

大臣自願雍以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東

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

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

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劍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熟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吳主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兵資珍寶吳主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子所前卻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於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爲恨陸遜等上疏諫吳主乃止吳主數遣人慰謝張昭昭固不起吳主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吳主燒其門欲以恐之昭亦不出吳主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

吳主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初張彌許晏等至襄平公孫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強等及吏兵六十人置元菟元菟在遼東北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與羣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無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羣等然之於是陰相結約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爲郡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眾閉城門旦羣德強皆踰城得走時羣病疽瘡著膝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臥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

之不忍相委於是推旦強使前德獨畱守羣採菜果食之旦強別數日得達句麗因宣吳主詔於句麗王位宮及其主簿紿言有賜爲遼東所劫奪位宮等大喜卽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吳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鷄雞皮十具旦等見吳主悲喜不能自勝吳主壯之皆拜校尉按襄平府遼陽州元菟郡在其東北開原撫順以東高句麗在鐵嶺之東

是歲吳主出兵欲圍新城

胡氏曰合肥新城也

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

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眾中有自大之

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

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

伏兵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

安亦不克

六安今六安州

康降都督張翼用法嚴峻南夷豪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巴  
西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翼宜速歸卽罪翼曰不然吾以  
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  
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  
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破胄斬之康降都督住平夷縣在今大定府界  
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胡氏引亮集口流馬尺寸之數  
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去  
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後軸孔去前孔分墨去前腳孔分墨去  
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孔分墨去前腳孔分墨去  
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孔去  
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孔分墨四寸五分前孔  
長一尺八寸高二寸厚一寸五分後孔與等板方塗一板厚八  
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  
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  
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  
寸五分形制如象軫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二腳杠長  
二尺一寸四分同杠耳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  
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三年而後用之胡氏曰按明年亮即出斜谷所謂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通自再攻祁山之役至是凡三年也斜谷口在郿縣

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悉大眾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魏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卻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閒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武功在郿東北渭水北岸五丈原在郿縣西渭水南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胡氏曰即太和六年衆號滿龍所築新城也

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將軍孫  
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魏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殄夷  
將軍田豫曰賊悉眾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  
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眾必罷怠罷怠  
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胡氏曰言窺見吾所以待敵之計也必不攻城勢  
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寵表請召  
中軍兵并召所休將士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劉劭議以爲  
賊眾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必不能制  
寵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先軍  
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  
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  
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魏主從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

主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  
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  
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  
走也秋七月魏主御龍舟東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  
主之弟子泰又吳吏士多疾病魏主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  
主始謂魏主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  
扁奉表詣吳主邏者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  
還賊得韓扁具知吾濶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  
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當有以乃  
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  
要害之處兵將意動胡氏曰謂敵既知權還料遜兵當退已分  
守要害之處欲以遮截遜所部兵既無進  
取之氣而有遮截之慮則其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  
意恐動將至於或降或潰也



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趣船魏人不敢通行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

胡氏曰巢湖口即今柘江口在歷陽西南百五十里按即今含山縣裕溪

口也沔口即今漢口白圍今曰白河口在襄陽東北新市在京山縣安陸今安陸縣石陽在其南皆漢江夏郡地也

魏司馬懿與丞相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

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  
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尙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  
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  
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珍其宜也福謝  
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故輒還耳乞復請蔣  
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胡氏  
禪字文偉亮不答繼禪之人非高帝此後亦非乃所是月亮薨  
知之意蓋亦見蜀之人士無足以繼禪者矣嗚呼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  
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  
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聞之  
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  
下奇才也胡氏曰方亮之出也懿以爲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  
事矣及亮既死退軍懿案行其營壘處所以爲天下

奇才觀此則知懿已料亮之必屯五丈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而力不能制姑爲此言以安諸將之心耳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嘗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惟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禪使吳吳主醉問禪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旣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禪對曰延儀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嫌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強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

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祕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當自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之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作行圍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奔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撓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

身尙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爲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北行赴難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故不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大赦諡諸葛亮曰忠武侯初亮表於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

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  
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  
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入谷入斜谷也北谷日斜南谷日褒

長四百七十里同爲一谷

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副常以職位游散  
怏怏怨謗無已亮廢立爲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  
爲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  
後人不能故也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  
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  
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  
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  
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

自犯之罪僞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蜀人所在求爲諸葛亮立廟帝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上言請近其墓立一廟於沔陽斷其私祭從之帝以左將軍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長史蔣琬爲尙書令總統國事尋加琬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承襲取蜀增巴邛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帝使右中郎將宗預使吳吳主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對曰臣以爲東益巴邛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吳主大笑嘉其抗盡禮之亞於鄧芝

巴邛卽巴陵今岳州

府巴陵縣是也永  
安即今夔州府

吳諸葛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  
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  
眾議咸以爲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番陽四郡鄰接  
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人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  
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  
俗好武習戰高尙氣力其升山越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  
狖之騰木也時觀閒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  
則蠡至敗則烏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  
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恪盛陳其  
必捷吳主乃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使行其策按此指今  
言之東界湖州嚴州西界饒州南界廣信衢州吳會稽新都番  
陽四郡地也昔爲深險今爲通衢昔稱果勁今爲懦弱盡信書



則誤矣

十五年

諸葛恪至丹陽移書四部屬城長吏

胡氏曰四部當作四郡謂吳郡

會稽新都鄱陽皆與丹陽鄰接山越依阻出沒故令各保其疆界也

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

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

胡氏曰使諸將入阨幽阻之地故謂之內

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

穀既盡新穀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

首恪乃復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從出外縣不得嫌

疑有所拘執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傾

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將軍